

水沃之燎原之勢可滅矣故不畏念也惟畏覺之遲也覺速止
速此其妙用者歟吾嘗謂心息相依息調心靜念起卽覺覺之
卽無此最道之權輿也裴休曰夫地水火風假合而聚散非我
身也緣慮客塵虛妄乍起乍滅非我心也我有真身圓滿空寂
是也我有真心廣大靈和是也萬漚起而復破然水之性未嘗
不存也千燈明而有滅然火之性未嘗不在也世亦知夫三象
者乎氣動而清者天之象也心靜而寧者地之象也智圓而明
者日月之象也三者和會則自然見吾神靈之妙用矣三象旣
明而六審不可不知也試嘗自審曰妄念息乎外緣簡乎觸諸
境不動乎黑白無差別乎夢想不顛倒乎方寸怡愉乎於是可
道藏輯要

道樞

五

卷之三

以測入道之深淺矣吾嘗自警曰了知起滅意決定生死根不
復隨緣轉是名不動尊夫未能無念卽用觀空未能頓空卽用
對治三策次第而用之莊子坐忘達磨壁觀始學者不能知也
而乃入於放曠豈其旨哉吾嘗端坐念實相而見魔王踟躕之
象且怖矣况入道者端坐不傾動者乎

碎金篇

漆園之玄竺乾之空
均乎正心與儒同功

晁文元公曰教豈有異哉吾嘗貫三道爲一焉夫儒家者流以
正身爲要切勿求其功而功自成矣竺乾氏以復性爲要切勿
求其證而證自知矣吾始讀南華之書因齊物之理而得一法
目之曰逍遙大同觀而無一事可爭後讀西方之書因無我之

理又得一法目之曰平等大空觀而無一物可齊由是知其深淺矣施肩吾既聞道而著三住銘曰心常御氣氣與神合竺乾氏爲圓覺之說曰心息相依息調心淨吾觀其理殊同歸歟天下有三樂儒家者流曰顏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道家者流曰莊氏子栖遲一邱天下不易其樂竺乾氏曰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三者自外及內由淺至深者也幻意諸病吾以理攻之可也已往吾勿追思未來吾勿迎想或曰修行何以驗乎曰置白黑二棋一念善投白者一一念惡投黑者一至夜較之卽知增減焉文元公曰迂矣吾則於晝夜四威儀中不計情境惟量其力常習靜念而已受辱而畏其勢忍之者不可謂之忍也無可

道藏輯要

道樞

六

卷之三

畏之勢而能忍之者斯真忍也易之損曰懲忿窒慾吾用之以爲戒易之繫辭曰寂然不動吾用之以爲定精義入神以致用吾用之以爲慧或問閒居何樂乎曰調暢太和之氣適悅天眞之味研覃微密之言依游上妙之道蒙莊高情師友造化竺乾妙旨澡鍊神明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卽時而避勿恃格獸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卽時而止勿縱染指之欲外護其身如惜干霄茂樹勿縱一斧之刃傷焉內護其行如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針之鋒破焉心靜則清清而後明明則照物物無遁形矣至人觀之得爲心印者也唐人有養鸚鵡者能誦經常不言不動或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焉故知得道者皆自燕寂中入者也文元公曰吾既耄也彌覺
聰警耳有自然之音如樂中簧隱隱如雷初動浩浩如潮將至
吾謂之三妙音焉一曰幽泉漱玉二曰金磬搖空三曰秋蟬曳
緒

容成篇

孰爲陰丹詆其矯誣
闢其內荒其路豁如

至游子曰吾常得崔公藥鏡之書言御女之戰客主恍惚則同
識不同意同邪不同積同交不同體同體不同交是爲對境不
動者也夫能內外神交而體不動得性之道也動則神去性衰
矣不染不著則留其元物使氣定神住和合成形入於中宮煨
去其陰而存其陽焉紅雪者血海之真物本所以成人者也在

道藏輯要

道樞

七

紫集三
X 111

於子宮其爲陽氣出則爲血若龜入時候其運出而情動則龜
轉其頸閉氣飲之而用搐引焉氣定神合則氣入於關以轉轆
河車挽之升於崑崙朝於金闕入於丹田而復成丹矣至游子
聞而大叱曰崔公果爲是言哉吾聞之古先至人蓋未嘗有也
昔張道陵黃赤之道混氣之法蓋爲施化種子之一術爾非真
人之事也然及陵之變舉則亦不復爲此矣清靈真人曰吾見
行此絕種而死未見其生者也夫存心內觀而行上道是所謂
抱玉赴火金棺葬犬者也紫微夫人曰爲黃書赤界者適足鳴
三官之鼓致考罰爾真人之偶景者在於二景而已非爲夫婦
之迹也夫黃赤存於中其可以見真人靈人乎魏伯陽曰割肉